

踏访新时代边关·军人的心海

边关风

挥别战位，终点亦是新起点

牛利

着迷彩帽，他不想让人看到自己稀疏的头发；二级上士卢伟强的女儿出生，他和妻子给女儿取名“海甜”，寓意“苦中有甜，心宽如海”……

“有一种选择叫面朝雪海，有一种坚守叫春暖花开。”驻守甜水海，这群军人用默默的奉献和坚守，诠释了另一种人生浩瀚。

他们心中那片海，因热爱而宽广，如花开般绚烂。今天，让我们走进甜水海机务站，品读这群高原军人的坚守故事，感悟他们的平凡与伟大。

——编者



沐浴暖阳。

从“南海”到“甜水海”，一头是祖国南部广袤的蓝色国土，一头是西北高原上的一个小小机务站，两者之间，有着5000多米的海拔高差和5700多公里的直线距离。

这两个名称中都有一个“海”字的地理坐标，对某部甜水海机务站中士陈博达来说，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。

3年前，陈博达从南海之滨的家乡汕头奔赴新疆和田甜水海当兵。从未出过远门的他心里明白，这条路很长，将要前往的地方很远。

甜水海没有水更没有海，美

丽的名字蕴含着人们的憧憬与期待，饱含着边防军人对守护土地的爱。

“记住家乡这片海。”启程前，陈博达独自一人来到海边，漫步熟悉的沙滩，呼吸空气中的咸味，聆听浪花拍岸的声音，心中愈加不舍。

如今坚守高原已满3年，在陈博达心里，家乡的大海早已与甜水海的雪海相连。

入冬以后，甜水海迎来第一场大雪，高原白茫茫一片。陈博达想念家乡的阳光与暖风，想念蔚蓝的海与金色的沙滩，但这一

刻眺望雪海，身穿军装的他更懂得，肩头扛起的是使命，脚下的土地是祖国，无论家乡的海，抑或眼前的“海”，都承载着他和战友守望的目光。

不一样的海，一样的青春。巡线归来，陈博达在日记本上写道：“甜水海没有海，只有军人以青春热血融化冰雪，汇聚而成的‘海’。”

守护眼前这片海，就是守望一片心海。这是机务站官兵对“坚守”二字的理解与诠释。二级上士马营坚守甜水海11年，仅陪伴家人过了4个春节；中士陈军兆和父母视频通话，总是戴

甜水海：守护心中那片海

蒲杰鸿 王雨欣 刘一铭

守下去，鼓起勇气的风帆

一场风雪过后，高原雪海一望无际。穿行雪海，充满风险与挑战，甜水海机务站二级上土方浪杰说：“要想在甜水海守下去，首先要鼓起勇气的风帆。”

方浪杰的家在大城市，初到高原，诸多不适应让他心里一再打起退堂鼓。每当这时候，他总会想起父亲的鼓励：“经历过风雨，才能淬炼成一个勇敢的人。”

方浪杰的父亲是一名老兵。30年前，父亲从甘肃兰州出发，穿戈壁过沙漠，来到高原守防。在这里，他一待就是十几年。

方浪杰入伍后，来到甜水海机务站，在与父亲通话时才知道，父亲也曾到过甜水海。听着父亲讲述当年更为艰苦的戍边故事，方浪杰暗暗下定决心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坚持下去，成为像父亲那样的边防军人。

在机务站西南方向的巡线路上，有一段被称为“白雪谷”的险途。那里，因终年覆雪而得名——整条雪谷长约数公里，一侧是悬崖峭壁，一侧布满倒悬的山石。官兵们巡线至此，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。

第一次穿越“白雪谷”，方浪杰心跳加速，每一步都像是踩在刀尖上。巡线归来，方浪杰给父亲打电话，诉说这次巡线的艰险，也坦陈自己内心的畏惧。

“知道难，才可以进步。正视挑战，才能勇敢地战胜困难。”在父亲的鼓励下，方浪杰把“雪上行走”作为“必练科目”。遇到风雪天，他主动要求参加巡线任务。随着踏雪而行的步子越走越轻快，他心中的“怕”也慢慢变成了“爱”。

数月后，方浪杰再次前往“白雪谷”巡线，他戴上防雪镜，拄着铁锹，一步一步往前挪。那一次，方浪杰顺利地通过这段险途。晚上，他再次拨通父亲的电话，电话那头父亲的赞许，让他坚定守护甜水海的决心。

甜水海的环境是艰苦的，也是淬火炼“钢”的好地方。

那年9月，新兵兰槟良来到甜水海，成为方浪杰的“徒弟”。兰槟良的家在贵州深山，“去有海的地方”是他心中的一个梦。大学学习美术专业，兰槟良开过画室，当过“北漂”，却总距梦想一步之遥。

“把每一滴血都流进祖国的大海。”一个偶然的机会，兰槟良被电视剧《火蓝刀锋》的剧情吸引，毅然选择了从军之路。没想到入伍后，他被分配到了“天上无飞鸟，地上不长草”的甜水海。“来到甜水海，却离大海越来越远……”站在高原营门口，望着远方的群山，兰槟良内心莫名焦虑。

入夜，站在哨位上，方浪杰为他讲述了自己的“兵之初”，然后拍了拍他的肩膀说：“来到边防或许只是偶然，能在边防坚守下去，靠的是军人的责任担当，靠的是卫国守防的赤诚之心。”

兰槟良收起浮躁，细心感受甜水海的魅力——巡线途中，邂逅藏羚羊的那份惊喜；日落时分，天空绚烂如油画的那种美丽；深夜梦中，班长帮盖棉被的那抹温暖……

一个深夜，兰槟良重新拿起画笔，记录下这些令人心动的画面。此后闲暇时光，他画熟悉的人，画陌生的物，画甜水海的国旗、军装。

那天，险情突袭，某点光缆被落石砸断。传递军令、确保畅通是通信兵的使命，兰槟良和战友迅速赶往事发地。气温陡降至冰点以下，光缆熔接机被冻得开不了机。情急之下，兰槟良把这个“冰疙瘩”揣进怀里，用体温为机器加热。



图①：冬日，巡线官兵在阿克赛钦湖边；图②：战士在连队精心养护绿植；图③：湖畔，战士捡拾石子拼成图案；图④：战士创作石头画；图⑤：蓝天、雪山、盐碱地，是甜水海机务站常年的风景。



聂春兰、张志刚、李荣荣摄



雪海之上，当刺骨的冰冷贴住灼热的胸膛，那一刻，兰槟良突然感到一股豪迈涌入血管。

雪海里的“浪花”，每一次奔涌都有意义。返回营区后，兰槟良脑海里反复浮现这段险途。暖黄的灯光下，他拿起画笔，勾勒起来。这一次，画中的主角，是他自己。

有了你，甜水海是甜的

在甜水海，水特别珍贵。

从建站那天起，机务站的生活用水，要去90多公里外的泉水湖取水。如果顺利，官兵往返一趟要六七个小时。

在一级上士向加军的脑海里，第一次到湖边取水的经历永生难忘。

那天，天空飘着小雪，冷风打在脸上生疼。向加军和战友杨俊从车上卸下发电机，一起抬下路基，快走到河边时，两人已经累得双臂发软，只得放下发电机休息一会儿。

当官兵费尽力气凿开冰层准备抽水时，发电机却打不着火“罢工”了，官兵一遍遍用力拉动启动绳……

装满水，已是深夜。途中，水车又“趴窝”了。官兵被“摺”在无人区，手机没有一格信号，大家只得在寒风中苦等机务站派车救援。

风雪寒夜中的等待，每分每秒都是煎熬。坐在冰冷的驾驶室，杨俊因为突发高原反应，一头栽了下去。

“杨俊，坚持住，不能睡……”向加军一边帮他吸氧，一边大声呼喊着他的名字。

后半夜，机务站的救援车到了，杨俊被紧急送往三十里营房医疗站。

那一晚，听着窗外呼啸的风声，杨俊彻夜未眠。守在病床旁，向加军读懂了杨俊内心的不舍：“只要心中有片‘海’，坚守就有了意义。”

出院没多久，杨俊下山的通知到了，告别仪式上，向加军送给杨俊一本相册。

下山路上，坐在颠簸的汽车中，杨俊的脑海浮现出许多回忆：战友纯真的笑脸，除夕夜雪山上绽放的烟花，集体生日会上的烛光……车窗外，云朵和雪山不断掠过，杨俊的心被温暖包围。

下山后，杨俊当上驾驶员，每一次上山送物资，他都抢着报名。他说，甜水海有最美的记忆，有最想念的战友。

中士陈军兆驻守甜水海多年，头发愈加稀疏。风华正茂的年纪，他还没有女朋友。每年休假回家，父母帮他张罗相亲，他都找理由推托。

那个夏天，通过朋友介绍，戴着帽子的陈军兆结识了当小学老师的吴姣。听说陈军兆是一名高原军人，吴姣内心涌起崇拜之情。

两人通过电话联系，每次视频通话，陈军兆都戴着帽子。半年后，陈军兆决定将自己的“秘密”告诉吴姣。没承想，吴姣给他吃了颗“定心丸”：“那是高原给予你的勋章，是生命中可贵的荣光。”

在甜水海，爱像大海一样深沉。那次，雪海将手机信号阻隔。为了给爱人报平安，陈军兆奋力爬上山坡，举着手机在雪地里找信号。

每当电话接通，听到陈军兆的声音，吴姣都感动不已。

有一种思念，叫不敢相见。相恋3年，吴姣几次提出要陈军兆守住的甜水海看看，都被他婉拒：“不想让她来吃吃苦，也不想让她知道甜水海的苦。”

去年，执拗的吴姣，执意要到甜水海探亲。瞒着爱人，她悄然来了。

彼时，陈军兆在哨位执勤，远远地，他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。直到看清了吴姣的面容，陈军兆又惊喜……相聚的时光，吴姣帮战友洗衣做饭，因为她的到来，甜水海温馨如家。

很快，到了吴姣返家的时刻，陈军兆送她一块精心雕琢的心形石头，背面雕刻着这样一句话：“有了你，甜水海是甜的。”

“因为一个人，爱上一片‘海’。”那天，吴姣踏上返程的车，望着窗外渐行渐远的雪山，吴姣在手机上一行字：“甜水海，我会再来的。”

希望，是破土而出的绿芽

甜水海的冬天，曾带给二级上士张占文刻骨铭心的痛。

那年入冬，一场突如其来的雪，把机务站围成信息孤岛。没有信号的日子里，时间仿佛凝固。

那段时间，张占文经常梦到父亲。在梦里，张占文听到父亲在呼唤自己的名字。

那天，手机有了信号，张占文踏雪巡线归来，打开手机，屏幕上跳出数十条信息——都是刚做完化疗的父亲发来的。

拨通视频，望着镜头那边还躺在病床上的父亲，张占文的眼眶湿润了。作为儿子不能在床前尽孝，他内心充满愧疚。

冬季，机务站餐桌上的品种相对单一。那天，张占文的母亲寄来整整一箱腊肉。原来再过不久，就是同乡战友龙金怡的生日，为了给他一个惊喜，张占文特意让母亲准备了这份“家乡的味道”。

为了将包裹送上机务站，张占文的母亲先将快递寄到叶城。团部战友出差时，到山下取包裹，返程时再带回山上。没想到，战友路过库地兵站时，遇到道路塌方，等他回到甜水海时，腊肉已经变质。

每年休假归队，张占文都会带几袋家乡的菜籽和花种。他在营区东南角的洼地播种，又让家里寄来肥料。只是，没有一粒种子熬得过甜水海漫长的

寒冬。

后来，新兵马向乾来到机务站，成为张占文的“徒弟”。每次来到那片洼地，他总问张占文：“为何不种上一片绿植？”

在甜水海过完第一个冬天，马向乾终于懂得，这里冬天极寒，不是所有植物都能扎根。去年，上级为机务站建起了阳光房和制氧站，有了充足的氧气和热量，官兵们心中绿色的梦，被重新点燃。

马向乾让母亲从家乡寄来种子。今年春天，冰雪消融，马向乾在阳光房种下种子，也种下希望。

观察温度湿度，给种子浇水施肥，那段时间，土壤里的种子，成为官兵心头牵挂。

寒冷挡不住春的脚步。十几天后，马向乾奔出阳光房，兴高采烈地喊着：“发芽了，发芽了！”大家纷纷跑来看嫩芽，既激动又兴奋。

希望是什么？21岁的马向乾说：“希望，就是浩瀚雪海里破土而出的绿芽。”

那年年初，向加军得知妻子怀了双胞胎的消息，高兴得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

一天下午，妻子给机务站打电话：“孩子快生了。”这个时间比预产期提前了半个月。那一刻，正在外执行任务的向加军心急如焚。

山路遥远，以往从甜水海到家乡湖北，需要四五天的时间。得知这一情况，旅队“高原休假直通车”奔赴甜水海，载着向加军当天抵达喀什，翌日飞往家乡。

冬至那天，甜水海机务站下了一场大雪，官兵们置身雪海，心中春暖花开——上级修建了光伏电站，装修营区、改造机房，机务站守防条件逐渐改善；官兵学习成才热情高涨，坚守中遇见更好的自己；外出巡线，“新老”互助，战友情深意融。

前不久，机务站传来好消息——上级帮助修建的恒温菜棚如期竣工，机务站指导员为温棚取名“迎春菜棚”。大家笑着说：“冬天已经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”

清晨，阳光洒满国门。广西东兴，祖国南疆口岸城市，这里既是我国西南陆上边防线的起点，也是由东到西海疆线的终点。

“起点”“终点”，两个意义相反的词汇，此刻，如此符合一名驻守这里多年老兵的心境。

今年，是南部战区陆军某旅一级上士柳贤平戍守边防的第16个年头。年终岁尾，柳贤平即将脱下军装，他的内心万般不舍。

清晨，连队官兵像往常一样，早早来到任务地域，开启一天的巡线。

按照连队惯例，新兵度过3个月适应期后，才能跟随连队外出执勤。虽是连队最年轻的新兵，但陈成立各项成绩排在连队前列。这一次，他提前通过考核，参与今天的巡线任务。

早早起床，整理好巡线装备，第一次随队巡线的陈成立还不知道，他的“特殊日子”同样也是老兵柳贤平的“特殊日子”——今天，柳贤平将最后一次随队巡线。

再看一眼界碑，再走一次巡线路。巡线车上，柳贤平坐在后排，望着窗外一言不发。陈成立看出了老兵眼中的忧伤，主动和他聊起“兵之初”。

那是老兵军旅之路的起点。2008年，柳贤平踏上从广东汕头开往西南边陲的列车，想起离别父亲的嘱托，他暗暗下定决心：“当兵就当优秀的兵！”

新训3个月，柳贤平拼搏奋进，长跑成绩不理想，他在腿上绑沙袋，跑完5公里再练几组蛙跳、深蹲；睡前，还要加练上肢力量……新训结束，柳贤平的综合成绩排在连队前列，成为“新训标兵”。

按常理，下到连队后，柳贤平作为训练尖子应该被分到战斗班排，由于当时连队保障力量薄弱，连长问他愿不愿意先去炊事班锻炼一下，他二话不说，坚定地回答：“只要连队需要，我愿意去！”

“炊事班也是成才的沃土。”这些年，柳贤平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，教育刚下连的新兵。他给新兵讲课时常说：“当年，指导员总是这样勉励大家，别小看炊事班的岗位，一个好的炊事员能顶半个指导员。”

时光如水，“小柳”成了“老柳”，柳贤平有了新的感悟：“好兵就要把心扑在岗位，用心做好每一件小事，坚守平凡，也很伟大。”

那年，列兵杨明华刚下连，不太适应边防生活，有些没精打采。一次，柳贤平听见杨明华站在角落打电话说，想吃妈妈做的糖醋鲤鱼。

柳贤平把这件事记在心上。没过几天，糖醋鲤鱼就摆上了连队餐桌。

那天训练归来，看着桌上的菜品，杨明华又惊喜。拿起筷子，夹一块鱼放到嘴里，他的眼圈红了。从那以后，杨明华渐渐有了变化，训练成绩稳步提高。

如今，昔日“小杨”已晋升中士，成为连队训练尖子。他始终忘不了那盘糖醋鲤鱼。

从军16载，柳贤平早已把连队当成家。离队前的日子，只要一有空闲，他总会到处走一走，看一看。连队的鱼塘、生态大棚、瓜果长廊，每一块砖、每一捧土、每一棵树，都离不开他和战友的守护。

“如果组织允许，我愿意去步兵班。”服役最后一年，出于连队实际编制需要，当连长询问转岗意向时，他再次像“兵之初”时一样，说出“我愿意去”这句话。一切，仿佛又回到最初的起点。

前往1369号界碑的路上，凝视着北仑河水，柳贤平即将迎来军旅路上的终点。拿起毛笔，他神情肃穆，最后一次为界碑描红。

“别了，我的青春，我的界碑。”柳贤平将毛笔递给了第一次参加巡线的陈成立，“接下来守护界碑的使命交给你们了，从今天起，从这个起点开始，请替我守好边防线、为祖国站好岗。”

接过老兵手中的毛笔，陈成立小心翼翼地描红，心中升起一片豪情。